

行 俠 艷

紅 獨 孤



孤独红著

艳侠行

上册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孤独红著

艳侠行

中 册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孤独红著

艳侠行

下 册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艳 侠 行

孤独红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北京市朝阳区经伟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1.125 字数 520000

1993 年 9 月北京第一版 1993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

ISBN7-5402-0752-3/I·0066

定价:(上中下)14.20 元

燕山，是冀北的一座名山，峰峦叠翠，气象万千，山林浓郁，风景秀丽，山巅更是奇松异石，云雾变幻，叹为观止。

整座燕山，以地势雄伟而论，首推雾灵峰，为燕山之高峻处。此地群山环抱，青霞掩盖，山峰耸拔奇削，上挑云雾，下戳地凹。岩石顶端有一古亭，金碧辉煌，颇见燕赵古风情趣。

此时刻，东方一线处，刚刚泛起鱼肚白。银白一带，亮映天际。就在这燕山最险峻之处的“雾灵峰”，峭壁断崖之上，孤寂寂，席地盘坐着一个人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年轻的男人。

透过层层弥漫的晨雾看他，朦胧胧，只见他一身精致短打扮，海青小襟，外罩团花马褂，金丝银线织就，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，绕在脖子上。穿着不宽不窄正合身，套在他欣长的身躯上，显得秀逸挺拔，雄壮豪情，愈发不俗。

说不俗，亦确不俗，端坐云端，面前横放一个葫芦状的玲珑小酒瓶，还有一个晶莹剔透，跟酒瓶一般雪白的小酒盅。

似这般时候，这种地方，一个人席地盘膝，下临万丈而不畏，悠哉哉，在这儿独酌浅饮，谁能说他是个凡夫俗子，谁敢说他是凡夫俗子。

也就在说书的这会儿工夫，东方之尽头处一线，突然万道金光闪烁，激射苍穹，原本藏青色的天空，霎时一片耀眼光芒，连雾灵峰的石，雾灵峰的松，雾灵峰的亭，也披上了一袭金装。

太阳快出来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既冰冷而又不失甜美的话声，划破静寂，倏然传来：“什么人物擅敢闯我雾灵峰禁地？”

年轻男子面对东方之尽处处一线，动也未动，悄言道：“嘘，

芳驾可不容我稍等片刻，再行答话？”

只听那冰冷而不失甜美的话声道：“燕山规法森严，禁地岂容陌客擅入，我要你立即答我问话。”

年轻男子一叹而起，轻言道：“芳驾怎能这般俗气，奈何煮鹤焚琴，忒煞风景！”

他随话转身，转过身来，一眼就看见了说话人，这一眼，看得他不由一怔。

他不由一怔，那说话人儿也为之微微一怔，不但是为之微微一怔，而且，一美目之中还为之飞闪异采。

年轻人长得挺好、很俊逸、也很挺拔，看年纪顶多廿来岁。既很俊逸，那当然是说长得好，可是他最好看、也最能让人心跳的，还是他那两道斜飞入鬓的长眉，跟一双眼角儿微挑的丹凤眼。

或许，就是这两道斜飞入鬓的长眉，跟这一双眼角儿微挑的丹凤眼，使得说话人儿微怔，一双美目之中还为之飞闪异采。说话人儿，话声既冰冷不失甜美，既然被年轻人称做“芳驾”，她当然是个女子。没错，说话人儿确是个女子，不但是个女子，还是个峨冠道袍的道姑，很美的一位道姑。

美道姑年纪也不大，跟年轻人一样，顶多也廿来岁，恐怕还要比年轻人大点儿。她不但美，还美得艳，肌皮凝脂，欺雪赛霜，有着一张吹弹欲破的娇容面，偏也有着一双凤目，眉梢儿微挑的远山眉。

不管是谁，看见都难免一怔；不管是谁，恐怕定下神来都会暗叹一声可惜。

就因为这，年轻人看得一怔，就不知道他会不会暗叹可惜，因为他还没有定过神来。

先定过神来的是美道姑，刚一定神，她娇面上立即笼罩起寒霜，高高扬起了那一双远山眉，话声依然冰冷，但也仍然不失甜

美：“你怎么说？谁忒煞风景？”

就在这一转眼工夫间，海天一线处，红日已整轮涌起，旭光万道，遍照大地，“天门”的迷朦云雾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年轻人翘手遥指，不由跺脚：“我大老远的跑上燕山来观赏日出奇景，从昨儿个半夜一直等到如今，如今却因为芳驾登临雾灵峰，一点儿也不肯宽容，害得我失之交臂，这还不算忒煞风景？”

美道姑道：“你大概也很自命不俗！”

年轻人道：“那我不敢，至少我不会这么煞风景，就算是午时三刻砍脑袋，也不会不容人喊个刀下留人吧。”

美道姑冷笑道：“简直强词夺理，你知道不知道这雾灵峰是燕山派的禁地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那儿知道啊！燕山派又没在那儿竖块碑、立个牌儿什么的……”

美道姑冷笑截口：“说得好，燕山周遭百里，甚至于江湖上、武林中，没人不知道雾灵峰是燕山派的禁地……”

年轻人也截了口：“可是我既不是江湖人，也跟武林沾不上边儿，芳驾看我那点儿像？再说这也是我头一回到燕山来……”

美道姑又冷笑截口：“刚才强词夺理，现在巧言狡辩，不是那家不知天高地厚的纨绔子，就是市井之上惹人厌恶的无赖……”

年轻人忙道：“芳驾怎么骂人？”

美道姑道：“你自找的，要是没有一点还算不错的武功，你绝不可能瞒过燕山派玉清、太清、上清三宫的严密警卫，到达这雾灵峰禁地。你仗着一身还算不错的武学，欺燕山派无人，一旦被入发现，不但没有一点儿悔意，赔罪求饶，反而强词夺理、巧言狡辩，骂你还算是便宜。”

年轻人呆了一呆道：“芳驾好厉害！长这么大，我还没碰见过

这么厉害的三清弟子出家人……”

美道姑道：“就是因为你从来没碰见过厉害的，所以才惯得你这么目中无人，今天总算让你碰见了一个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三清弟子，清静无为，与世无争，就算是北京城的白云观，也没这么大规矩，一旦误闯，也没这么大罪过。”

美道姑冷笑道：“我说你怎么让惯得不知天高地厚，目中无人，原来你是北京城里那个大门大户的，我没看错，你确是纨绔子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芳驾最好别自作聪明硬给我安，我还没那么大福份那么好命。”

美道姑道：“这么说是我高看了你，你是个市井之上惹人厌恶的无赖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芳驾还真又高看了我，市井无赖，混吃混喝，白要白拿，这边儿掳掠时挽袖动刀子，转过身又能打拱作揖，甚至于双膝落地陪笑脸，欺软怕硬，没一点血性，没一点骨气，我还真没那能耐。”

美道姑听得娇靥上寒霜浓了三分，又高扬了一双远山眉：“我跟你说的正经，你敢跟我嬉皮笑脸，油嘴滑舌！”

年轻人道：“三清弟子出家人，一见面就骂人，而且还得理不饶人，如果这叫正经，那么三清教里的部部经典，又算是什么？”

美道姑美目猛睁，寒芒攸现，冷喝道：“你……”

刚一声“你”，年轻人似有所觉，转眼他望；美道姑则脸色一变道：“一见面就骂人是你自找，我更不愿落个得理不饶人，你快走，马上离开雾灵峰。”

年轻人没动，道：“谢谢芳驾的好意，可是恐怕来不及了。”

他这里话声方落，衣袂飘飘，人影疾闪，雾灵峰上登上两个中年道士：一个肤色黝黑，虎目刚髯；一个瘦削猥琐，稀疏疏的几

根山羊胡，长得大马猴也似的！

两个中年道士一怔，继而脸色大变，瘦削猥琐的那名泛怒而笑：“好哇！你好大胆，已经被囚禁在雾灵峰禁地，还敢不守清规，跟人私会。”

年轻人听得一怔！

美道姑猛抬头：“师兄……”

肤色黝黑那名沉喝道：“住口，人脏俱获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，还不到上清宫去自投门规。”

美道姑居然没再说一句话，头一低，再稽首，转身要走。

年轻人忙道：“等一等，这个误会大了……”

美道姑脚下一顿！

肤色黝黑中年道士大喝道：“你敢不听，还不快去！”

美道姑恭应一声又要走。

年轻人双眉一扬，话声微沉：“我说等一等。”

既是话声微沉，那表示话声并不算大。

就这么话声不并不算大的一声，竟使得两个中年道士身躯同为一震，美道姑脚下也又一顿！

年轻人道：“芳驾分明能言善辩，词锋咄咄逼人，为什么现在一句话不说？”

这句话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那知道美道姑竟像没听见一样，没回头，也没看他一眼，脚下一顿之后旋又迈步，直向雾灵峰下行去。

年轻人一怔叫道：“芳驾……”

他要赶过去，脚下才动，两个中年道士已跨步移身，双双挡在了他面前。

肤色黝黑那道：“原来你有一身不俗的修为。”

瘦削猥琐那道：“怪不得你敢欺我燕山派无能，潜上雾灵

峰跟她私会。”

肤色黝黑那名道：“我们听见了，只是这是初会么？”

“当然是！”年轻人道：“我根本不认识她，她连我姓什么、叫什么都不知道！”

瘦削猥琐那名笑道：“只有你这模样就够了，那她变得更让燕山派觉得可耻。”

年轻人两眼精芒一闪：“我不知道她是你燕山派什么人，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，可是以你一个三清弟子出家人的身分，似乎不该有这么念头，说这种话。”

瘦削猥琐那名道：“话是你说的！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只是告诉你们实情。”

肤色黝黑那名道：“我们耳既不聋，眼也不瞎，实情我们看见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们看见什么了，不过是我跟她同时站在雾灵峰上。”

肤色黝黑那名道：“她被本派囚禁在雾灵峰禁地，你则潜入了雾灵峰禁地，这就够了。”

年轻人猛吸一口气，“好，信不信在你们，我不再多作解释，请你们让开我的去路。”

瘦削猥琐那名冷笑道：“私入我雾灵峰禁地，你想就这么一走了之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小看我了，既敢登临雾灵峰，我就没在乎你燕山派玉清、太清、上清三宫，总有一个能明辨是非，通情达理的人，我找他说话去。”

肤色黝黑那名道：“既私入我燕山派禁地，就是我燕山派之敌，一旦成擒，更是我燕山派阶下之囚，不管见那一个，你还不配，这是我燕山派清理门户，任何人也管不着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是不让路？”

“不但不让路，还要拎你回上清宫处理。”

年轻人双眉陡扬，目现威机，道：“本来我是路过燕山，顺便登临，不想惹事，没想到……好吧，你们就试试吧！”

话落，突然仰天长啸，啸声裂石穿云，直逼长空，震得空山回声，峰头云雾激荡，近处树木叶落，扑簌簌而下。

两个道士站立不稳，踉跄后退。

就在两个道士踉跄后退的同时，年轻人身躯腾起，如天马行空，带着长啸，疾射峰下，一闪不见。

两个道士看得清清楚楚，都惊呆了，看傻了！

燕山上清宫座落在太清宫后山之西南，建于宋，飞石狼牙，画栋雕梁，雄伟壮严，周围不但花木繁茂，而且有百年银杏一株，粗可数抱。

天刚亮，上清宫中正值早课，宫前广场上寂静空荡，看不见一个人，两扇高大、厚实的铁门关闭着，只左面一扇侧门虚掩。就在这时候，宫前广场上，带着一缕长啸余音，九天神龙飞降般射落一个人，正是方才雾灵峰上那年轻人。

年轻人一落地，立即卓然挺立，扬声发话：“不速之客拜访上清，燕山那位现身答话？”

话声方落，上清宫那扇本来虚掩着的侧门攸然打开，两名中年道士并肩行出，看了看年轻人一眼，微稽首，左边一名矮胖道士道：“施主何来，上清宫正值早课，不纳外客，还望施主谅解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道长，我从何处来，无关紧要，敢问两位道长，刚才可有贵派一女弟子来到上清宫？”

右边一名中等身材道士道：“那是贫道等的师妹，不知施主为何问她？”

年轻人还没说话，身后两条人影疾射落地，正是刚才雾灵峰

上那瘦削猥琐跟肤色黝黑两名道士。

只听肤色黝黑道士怒道：“潜入我雾灵峰禁地，私会本派囚禁中的女弟子，如今还敢直闯我上清宫，意图干预本派规法，你岂非太欺我燕山无人！”

此言一出，那中等身材道士及矮胖道士脸色齐变，矮胖道士道：“师兄……”

肤色黝黑道士叫道：“此人是敌非友，即刻拿下，送交当值师叔处理！”

矮胖道士跟中等身材道士一声答应，两个人就要动。

“住手！”

只听一声沉喝传了过来，喝声颇能震撼人心，四名中年道士立即稽首躬身：“师叔！”

年轻人抬眼循声望去，只见上清宫侧门之内走出一名老全真，身材枯瘦，凹目凸睛，钩鼻薄唇，稀疏疏的几绺胡子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深具城府、颇蓄心机之人。

枯瘦老全真凸睛精光闪射，一扫四道，冷然发话：“宫里正值早课，你们竟敢在此大呼小叫，难道不怕触犯门规？”

那肤色黝黑道士上前一步恭声道：“启禀师叔，此人潜入雾灵峰禁地，私会无垢师妹于前，又复直闯上清宫，意欲干预本派规法于后，胆大妄为，欺我燕山派无人，弟子们正在擒他。”

枯瘦老全真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无垢刚才返回上清宫，说是奉你二人之命，返来自投规法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件事？”

肤色黝黑道士躬身道：“正是！”

枯瘦老全真蓦地转过了脸，目中精芒直逼年轻人：“施主是那派弟子，高名上姓，怎么称呼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有劳道长动问，我不属于任何门派，姓什么叫什么也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事出误会，唯恐累及贵派那位女弟子，

不敢不来拜谒上清宫，妥作解释。”

枯瘦老全真道：“施主这事出误会何指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经过燕山，久闻日出奇景美丽无匹，乃于夜半登上雾灵峰今早日出，巧为贵派那位女弟子所见，正指责我不该擅登燕山禁地，不料这两位道士这时来到，误以为我私入禁地跟贵派那位女弟子私会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立即拿贵派那位女弟子返回上清宫领罚，我不敢累及无辜，不得不赶来上清宫请求拜谒，妥作解释。”

枯瘦老全真道：“是这样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这两位道长在此，道长尽可以问之当面！”

枯瘦老全真转过脸去，冷然投注。

那肤色黝黑道士躬身道：“回师叔，是这样。”

瘦削道士道：“启禀师叔，弟子以为，此人分明是跟无垢师妹私会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枯瘦老全真冷喝道：“你二人所见，不过是你无垢师妹跟这位施主说话，怎可妄加推断，指为私会？三清弟子，清静无为，念头如此污秽，分明修为不够，去领门规该作苦修的应该是你们。”

肤色黝黑道士跟瘦削猥琐道士脸色一变，齐躬身，竟没敢再多说一句。

枯瘦老全真转过脸来微稽首：“失礼得罪之处，贫道仅代为赔罪，还望放主谅宥！”

年轻人忙答礼，道：“不敢，道长得道全真，明辨是非，通达情理，令人敬佩！”

枯瘦老全真道：“贫道是真不敢当，雾灵峰确是燕山禁地，但不知者本派不该也不敢加以留难，这件事就此打住，全当从未发生过。上清宫正值早课，不便待客，施主请下山去吧。”

年轻人微欠身道：“多谢道长再次宽容，当立遵法论，告辞下山，但临去之前斗胆动问，贵派那位女弟子……”

枯瘦老全真截口道：“那是本派家务事，不便奉告，也不劳关注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贵派中事，我是不便也不敢过问，但是事由我起，我不能不问个明白，以求心安！”

看来这个人挺死心眼儿的。

枯瘦老全真两道细眉一耸，道：“施主……”

年轻人壮容道：“道长，我倒不在乎什么，可是女子名节为重，尤其贵派那位女弟子是位三清弟子出家人，清誉更重过性命。”

枯瘦老全真双眉一落，道：“无量寿佛，施主能为他人着想，胸襟过人，令人敬佩。但请放心，贫道既不认为那是私会，无垢又何罪之有？”

年轻人立即肃容躬身：“多谢道长，告辞！”

话落，身起，贯日长虹般飞射而去。

这不但见所未见，而且闻所未闻的高绝身法，又看傻了四个道士。

枯瘦老全真神情震动，面泛敬容，望着年轻人飞身不见，道：“当雾灵峰方向啸声裂石穿云之际，我就已目睹他驰来上清宫的绝世身法，当时还以为是老眼昏花，如今再次目睹，始信所见不虚。此人年轻，修为当世少有，岂是我燕山招祸，成心坏本派的大事？”

肤色黝黑道士跟瘦削猥琐道士定过神来忙躬身：“弟子等愚昧，弟子等该死！”

枯瘦老全真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二人是该死，要不是我及时出现，喝止你们出手，只怕你二人早已交代这上清宫门前了，还不

跟我进去。”

他话落转身，四名中年道士立即恭声答应，跟着他进了上清宫偏门。

偏门里，是个小院子。

如今这个小院子里一前二后站着三个人。

后头两个，一色黑色裤褂，个头儿健壮，神情骠悍，腰里头鼓鼓的，一看就知道藏着家伙。

前头那个，是个中年人，穿的是海青长袍，团黑马褂，人长得很白净，也挺斯文，但是眉宇间一股子气势逼人，一双目光也相当森冷锐利。

枯瘦老全真神色一转恭谨上前一步，躬身稽首，叫道：“十爷！”

白净斯文中年人大刺刺的，仗不为礼，淡然道：“我看见了。”

枯瘦老全真不知道是说真心话，还是奉承，道：“您见多识广，以您看是……”

白净斯文中年人道：“恐怕出不了那三家。”

枯瘦老全真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您是指傅、胡、郭。”

白净斯文中年人道：“当世之中，除了这三家的人，恐怕再也找不出这样修为高绝的好手了。”

枯瘦老全真面泛敬悸之色，道：“就是没法肯定他是那一家的。”

白净斯文中年人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枯瘦老全真道：“胡家男丁少，傅家子弟不可能出京来，要是有人出了京，您也不会不知道。至于郭家，自从当年‘无玷玉龙’率众归于海上之后，承袭了‘海皇帝’霸业，廿年来，‘南海王’确是纵横七海，睥睨三洋，但是他们的人从没有上过岸……”

白净斯文中年人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一个不是这三家的人？”

“不！不！”枯瘦老全真忙道：“‘十爷您见多认广，又怎么会看走眼，我的意思是，没办法步定他是那一家的，就没办法肯定怎么应付。”

白净斯文中年人道：“怎么，应付这三家，还有什么不同的手法？”

枯瘦老全真道：“您这是考我，傅家承龙神力侯爵，加上当年护主有功，当然是自己人。胡家虽然如今仍跟傅、郭两家并称于世，但是傅、胡两家自当年结亲之后，等于已是一家，当然也是自己人，只有郭家，至今不服王化……”

白净斯文中年人淡然一笑道：“老道长，这种事不劳你操心，怎么应付他们，是官家的事，你燕山只听命行事就行了。”

枯瘦老全真忙道：“是，是，其实我只是怕……”

“怕！怕什么？”白净斯文中年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这三家，不论那一家跺跺脚，都能让地皮震动，可是你燕山身后头背的是天下第一家，还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枯瘦老全真微微一怔，旋即面泛得色，眉宇间也有一股掩不住的骄傲，忙道：“是，您说得是，这是燕山一派的天大造化，无上荣幸。”

白净斯文中年人道：“你也不用这么说，这也是官家借重于你燕山派，只要你们尽心尽力好好当这个差，不会亏待你们的。”

“是！”枯瘦老全真稽首躬身，头都快碰着了地，道：“是，还要仰仗十爷。”

白净斯文中年人脸上微现沉重之色，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这时候出现这么一位人物，不管他是那一家的，都不能掉以轻心，走，跟我去问个清楚去。”

枯瘦老全真恭应一声忙道：“容天云给十爷带路。”

一稽首，抢先一步行去。